

楊花魔王

(台灣) 雪燕著

下



黃山書社

掐花魔王

下

雪燕作品专辑之四——

黄山书社

第十七章

太阿神剑显神威

一直看小叶走远后，高秋终于忍不住大笑出，来一直笑个不停。

原来恶作剧这么好玩。

难道广陵老是喜欢捉弄别人，下次，自己非得好好整整广陵不可。

一直笑到肚有点痛了，才停下来。

“老大，你在干什么？”

平宫小邪终于醒了。

高秋走过去，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都说给南宫小邪听

高秋原本以为南宫小邪会笑得肚子痛。

那知，南宫小邪一点也没笑。

有责备道：“老大，你实在不该这样捉弄人家。

“什么，你说什么？”

高秋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

“不知道小邪逃出了“狱膺门”没有？”

南宫小邪会说出这种话来。

南宫小邪叹道：

“唉，人生在世，又何苦如此互相残害呢？”

高秋差点跌倒在地。

天呀，南宫小邪不会疯了？怎么会变成这死？

高秋问道：

“小邪，我是何人？”

“怎么问这种傻题？你是老大呀！”

呵！这更不得了了。

“你知道我是老大，你还敢用这种口气跟说话？”

南宫小邪道：

“有什么不可以，你虽然是老大，你做错了事，我一样要说出来。”

“我？做错事？”

“不错，那位荣兄即然助了我们这么多忙，你就不该再去捉弄人家，更糟的是，要人家喝什么油加牛奶，什么“神仙茶！”

高秋赶紧摸摸自己的头，然后再去摸摸南宫小邪的头要看看南宫小邪是不是躺在棺材里久了，犯了冲变成疯子。

南宫小邪推开高秋的手道：

“我没有疯，我在棺材中，冥冥中我领悟了人生的真谛。”

哇！这小子竟然领悟了一番大道理，高秋真是不敢相信。

南宫小邪继续正色道：

“我相信，你的师父“风庄三”也不一定不赞成你这样做，你这样做，难道就会快乐？难道不会良心不安么？”

高秋都傻了，说不出来。

楞了半晌，高秋才说道：

“小子，算你有理，以后不跟你说这些好玩的事了。”

“还有以后？”

高秋笑道：

“算了，我怕你行不行？”

高秋讨来一会没趣，也不多说别的，就把小叶带来的吃的，喝的，还有一套新衣服丢给平宫小邪。

高秋道：

“快吃些东西，顺便换掉身上的脏衣服，吃完，赶紧找个地方疗伤，我们不得去对付“比鹰”郑念云“鬼刺客”柳蛇等人。”

南宫小邪听以高秋的话，赶急换掉那脏衣服，顺使用此吃的，在一边吃起来。

一会儿。

高秋问道：

“吃饱了？这么快。”

走过去，挨起地上那包食物，高秋不由内闷道：

“怎么不剩这么多？这此牛肉你去吗，我已经吗饱了不用留给我。”

岂料——

南宫小邪道：

“有什么不可以，你虽然是老大，你做错了事，我一样要说出来。”

“我？做错事？”

“不错，那位荣兄即然助了我们这么多忙，你就不该再去捉弄人家，更糟的是，要人家喝什么油牛奶，什么“神仙茶！”

高秋赶紧摸摸自己的头，然后再去摸摸南宫小邪的头要看看南宫小邪是不是躺在棺材里久了，犯了冲变成疯子。

南宫小邪推开高秋的手道：

“我没有疯，我在棺材中，冥冥中我领悟了人生的真谛。”

哇！这小子竟然领悟了一番大道理，高秋真是不敢相信。

南宫小邪继续正色道：

“我相信，你的师父“风庄三”也不一定不赞成你这样做，你这样做，难道就会快乐？难道不会良心不安么？

高秋都傻子，说不出来。

楞了半晌，高秋才说道：

“小子，算你有理，以后不跟你说这些好玩的事了。”

“还有以后？”

高秋笑道：

“算了，我怕你行不行？”

高秋讨来一会没趣，也不多说别的，就把小叶带来的吃的，喝的，还有一套新衣服丢给平宫小邪。

高秋道：

“快吃些东西，顺便换掉身上的脏衣服，吃完，赶急找个地方疗伤，我们还得去对付“比鹰”郑念云和“鬼刺客”柳蛇等人。”

南宫小邪听以高秋的话，赶急换掉那脏衣服，顺使用些吃的，在一边吃起来。

一会儿。

高秋问道：

“吃饱了？这么快。”

走过去，挨起地上那包食物，高秋不由内闷道：

“怎么还剩这么多？这些牛肉你去吗，我已经吗饱了不用留给我。”

岂料——

南宫小邪道：

“从现在起，我下定决心，不再吗晕，我厌恶这些大鱼大肉，这些肉原本是从活生生的动物身上得来”我不忍心吗。”

“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要开始吃了。”

高秋真要怀疑今天自己是不是见鬼了，迟早自己一定会被南宫小邪活活吓死。

他妈的，就算是了仙丹，也不可能改变得这么快呀！

高秋以前还是天下第一神偷呢？

高秋真不知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算了，这小子大概真犯了棺材煞，过几天找个道士收收妖就好了！于是高秋准备自己的东西，再把伤口查看一番。

南官小邪指一指地上那三个，问道：“奇事，这三个人怎么搞的。”

“老大，这可又为你的错误，你怎么可以无缘无故装神弄鬼去吓呢！”

这下更过分了，竟说自己装神弄鬼去害人。

高秋止想争辩是老敷三人财迷心窍，才会被自己吓倒，忽然，高秋想起——

老敷等人会说棺材中藏着宝贝，不知是不是真的

若真的藏着珠宝，绿宝石是不是也在七中？

不管如何，打开看就知道。

于是——

高秋跑到老敷他们掘到一半的墓边，用力一拍，使完了上仅余的二成功力。

棺木四裂，泥土或者烂尸碎肉乱飞。

高秋定目一看。

忍不住叫道：

“呀，太阿神剑！”

话完高秋冲向前去，

取出自己心爱的大阿神剑。

又骂又喜地骂道：

“他妈的，臭“毒鹰”

竟然把我的太阿神剑用来陪葬毒！”

想不到“郑鹰”念云竟会将太阿神剑藏在棺材中，真是出人意料。

不过，大阿神剑只留下剑身，却不见剑鞘。

高秋心里猜想，一定是郑念云用太阿神剑的剑鞘，暂时用来利引“鬼刺客柳蛇”，所以才不见剑鞘。

“太阿神剑”名列天下十大兵器谱中，排名第五。

就算是剑鞘亦已足够让内行识剑的人，心动不已。

事情的发展，永远出人意料之外。

“毒鹰”邓念云等人，猜也猜不到，鬼差神使地竟会让太阿神剑落回高秋手中。

“哈哈……太阿神剑又回到中我手了“接下来要讨回剑鞘和绿宝石了。”

说到绿宝石，高秋心想，你不会绿宝石地藏在棺材中？

“打开来看吧！”

高秋正要打开剩下的几具棺材时。

南宫小邪面色铁青地站在棺材前，看样子似乎是不想让高秋挖棺。

“喂，小邪，你这又算什么？”

“我不许你挖棺！”

忍著气，高秋问通：

“为什么？我在找我的绿宝石也不行？”

“不管有什么理由，反正我就是不许你挖棺，破坏死者的安宁。”

高秋有点和气地道：

“喂！你也太不讲理了像十三鬼那种人，万死不足惜，你发什么狗屁慈悲？简直是无聊当有趣。”

南宫小邪的回答更绝了。

他竟道：

“不管十三鹰生前如何作恶，如何作歹，现在他们即然死了，就已经是赎了罪孽，你何苦再要去折磨他们？”

“折磨？喂，你要发神经病我不管你，现在你赶快走开，我要取我的绿宝石。”

“不行，说什么我也不答应。”

“好，你信不信我会出手教训你？”

南宫小邪坚决地道：

“就算你出手打死我，我也不会让你挖棺的。”

“你……。”

高秋简直要气炸了。

高秋愤怒地道：“如果我的绿宝石真的在里，你是不是要我永远不要拿回？”

“这……。”

南宫小邪想了一想，又道：“你也得等证实了，才可以挖

棺，否则若白白挖了棺，岂不是对死者不敬？还有，要掘棺时，也一定要请和尚和道士念经，我才允许你来挖棺，”

什么“允许”？南宫小邪还以为他是死者的爸爸是不是！

高秋反驳道：“好，好你说的好象是一位大善人一样我问你，你以前杀过人么？”

“是！”

“而且据我所知，你好象是杀了不少人。”

“不是好象，而是本来就是。”

高秋道：“呵！你还敢说，？你即然杀了那么多人，我看你一辈子也洗不清你满手的血腥了，还在我面前装菩薩，你丢不丢人。”

南宫小邪叹道：“唉，我也自感罪孽深重，等到十三鹰的事一了，我决定出家当和尚，藉以减轻我以上的恶障与罪孽。”

再下去，高秋非当场气晕不可。

这下连“出家”也来了，南宫小邪实在中邪太深了。

高秋道：“好！我与你辩论，再与你说下去，我也会和你一样发疯不可。不过。我话说在前头。等我证实绿宝石也在棺材内，你要再敢阻止我，你可就惨了，知不知道呀？”

看他样子，高秋直恨不得揍他两拳。

“好！你记得就好，现在上路吧！”

“不行，我还有事”

“什么事？你可真累人”

“我要把这些尸体埋好再起。”

“你……”

高秋和南宫小邪离开了中条山。

当先必须先找位高明的大夫，为他们疗伤。

高秋断而一想，时间急迫，与其耗时求医，不如自想个快速疗法，否则，难保查捕头没有危险。

起进一家药铺，高秋问老当家道：“由几味比较罕得的药，你是否储存著？”

高秋道：“是‘黑莲子’，‘金葵豆’，‘九厘花末’，‘童虎鞭’，‘珍珠粉’，‘参根’，‘百年蜂霜’‘龟壳绒’其中‘参根’必须来自东北的无十年上老参，‘珍珠粉’必须是十十年以上的老蚌珠精磨而成……。”

老当家瞪了高秋一会儿，才吁了口气道：“这位客官你所说的是八味药材，价格昂贵不说，而且极为罕见，些人当一辈子郎中，没见过这八种药材的也大有人在。”

“我只问问罢了到底有没有？”

“这……”“若是没，我到别家去买。”

“客官你请稍等，我去问我们当家的一声看看到底有没有”

话完，那老掌柜进入内堂禀告他们的主人

南宫小邪问道：“老大。你要这么多药材做什么。”

“治台呀！”“为什么要用，童虎鞭”

“怎么，不让杀生是不是？你真讨厌，我要配伤药，你问

这么事做什么””

“你若做好灵药，我也不吃。”“随你！”

高秋做在椅子上，等候药铺的老当家的出来。

老当家出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女子。

哦！敢情这药铺的老品还是一位女子。“翁姑娘，就是退位客官！”那名唤翁姑娘的仔细一看高秋，高秋也端详安女完家，一看之下……………

“咦你是……………”翁姑娘问道：“哦！”

高秋十分面熟地认出翁姑娘。

原来，药铺的老板是高秋上次在山路上。救出的那对姊妹，姊妹翁眉玲。翁眉玲难掩心中高兴，喜道：“高公子，怎么你会来遗里，真是太叫人意外叱…………”

话没说完，眼光一落高秋满体的伤痕包扎，不禁叫道：“高公了，你…………你受伤了，怎么受么重的伤？”

高秋傻笑著正要回话。翁眉玲拉著他的手道：“高公子，快到里面大厅，我替你治！”

话刚一出，翁眉玲才发觉自己一时口急失许。

“男女授受不亲。”自己是女子，怎可以替高秋一个男以治病。“我是说，我找我二叔来，他的医术精甚，一定可好你的伤…………”

翁眉玲赶紧脸红此解说道。

高秋道：

“翁姑娘，我那位朋友也……”

翁眉玲这时才看到南宫邪，也才看到南邪小邪身上的伤也著实不轻，而且色败坏，似乎一时都会倒下去一样。

翁眉玲关切此道：

“子公高，你这位朋友受得伤似乎也很今。”

话完，翁眉玲对那一旁的老掌柜说道：

“朱掌柜，麻烦你过来帮忙，一起那位公子扶进后厅来。”

“多谢姑娘，我自己会……”

宫小邪还想婉拒，那朱掌柜已走过来换扶著他，往后厅去。

高秋真是高兴得很，故意装作一付十分衰弱不堪的模样，让翁眉玲牵著他走。

高秋就是这种人，随时随地都不忘为自己制造些乐趣的人。

× × ×

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天一夜了。

高秋和南宫小邪在这药铺内，一间精巧雅致的客房里。昨天翁眉玲带他们进来时，执意要请人代他们疗病治伤。

拗不过她的好意，高秋只得答应了。

等到翁眉玲请来他的二叔，高秋和南宫小邪早已疲累不堪地晕睡过去。

朦胧中，高秋感觉到有人喂自己喝了一碗汤药，以后就

不省人事。

大概是翁眉玲怕在治疗时，弄痛了高秋和南宫小邪，因为免不了再在他们身上刮掉发烂败坏的列肉的。

当高秋真止清醒，知智安全再恢复止常的时候。

他开始自缓缓巡视著他目前所在的处境，房间差不大却素雅脱俗，有著一股猛和温声的舒服感，让人不由自主地舒服起来。

高秋发现自己全身缠缓著白布，高秋不由庆幸，自己遇上了一位高明大夫。

房间轻启，翁眉玲小心地能重不使自己弄出声响地走进来。

高秋微微一笑：

“真是麻烦你了，翁姑娘。”

翁玲吓了一跳，但也难掩心中欣喜之情，道：“喂我以为你还在睡呢？”

高秋道：

“我已经醒来许久了，对了，我那位朋友的伤势怎么样？”

“放心吧，你没事的，”

“那就好。”

“翁眉玲道：

“高公子，你怎怎么会爱那么重的伤呢？怪吓人的，好象血人一样，混身是伤口。”

高秋笑道：

“能够拣回一回条命，已是莫大的连气了，这些伤要不了我的命的。”

翁眉玲道：

“看你一付不在乎的模样，究竟是谁将你伤成这样？你的武功这么高强……”

呵呵一笑，高秋道：

“武功再高也难免会有失手的时候，尤其当你的对手也是十分频强，凶狠的时候。”

“哦，是谁？”

“中岳十三鹰。”

伸伸舌头，翁眉玲惊道：

“中岳十三？我只我姊姊说过，他们不太好惹呀，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高公子，怎么你会惹上他们？”

高秋道：

“事实上，我已经跟他们斗上了，今后他们若一无没杀死我，他们便会不停地追杀我。”

翁眉玲道：

“高公子，你与他们之间，仇恨象是积得相当深哪。”

“自然，否则我也不会落得这样模样。”

翁眉玲一听，脸色也变得阴黯起来，看样子，似乎是为他的安全在担心。

高秋笑道：

“翁姑娘，你在想什么？”

翁眉玲关切地想道：

“我是想，如何才能帮你的忙，帮你躲开那些仇家。

高秋笑道：“躲开？没有用的，即使诉得一时，又那能躲得了一世。”

翁眉玲急著地道：

“那就是要再与他们止面斗上了。”

“不错。”

“可是，高公子，他们人多势众，而你单枪匹马，就算把南宫公子加进去，也不是他们十几个人的对手呀。”

高秋展颜一笑道：

“你怎么知道，这十三鹰到字今还是完整的十三鹰呢？”

翁眉玲道：

“高公子，你是说那十三鹰中的人，也受了伤？”

“受了伤？没这么便宜，我高秋身上的血肉岂是这么贱，任人要剖就剖，要剐就剐的，中岳十三付出的代价远比我所受的苦还痛，他们一共死了八人。”

翁眉玲又是惊异，又是带点敬服的口气问道：

“八人？高公子，你杀了十三鹰中的八人？”

点点头，高秋道：

“当然，我还靠我的朋友南宫小邪的忙。

听高秋一讲，翁眉玲虽是暂时喘了一口气。

不过，她是更加佩服仰慕高秋了，打从心里的。